

# 你已打完美好一仗

## 永懷宜武二嫂

● 何宜慈（前國科會副主任委員、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共同創辦人）

### 懷念二哥熱淚盈眶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次男何邦建夫婦添了一男一女雙胞胎。我由美國加州矽谷地區寓所以長途電話向二哥二嫂報喜。二哥聽了，十分高興，我們談了數分鐘。不意僅僅旬日，二哥即告辭世。噩耗傳來，真如晴天霹靂。我先是錯愕和難以相信，繼而淚流滿面；而不久前的這通電話，便是我們兄弟間最後一次的閒話家常了。

永懷宜武二哥

我以年老衰病，時時進出此間史坦福大學醫院與診療所之間，主治醫師不許遠行，無法返台見二哥最後一面，只好囑咐長男何邦儀夫婦回台代表祭奠。從此天人永隔，寫到這裡，思前憶往，不覺又已熱淚盈眶了！

二哥比我年長九歲，他早年即離開壽寧家鄉隨我叔父到福州去讀書。一九三〇年，父母親為躲避土匪騷擾而全家遷到福州。二哥一年多後北上到朝陽大學去讀書。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他大學畢業，高考及格，分發到福建省政府服務而派到福州來，我們這些弟妹們才與他有再行團聚的機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父母親決定再遷回壽寧。那時，我剛讀完初中，學校也準備內遷到閩江上游的南平去。我原想隨父母回鄉，二哥主張我應以學業為重，留在福州由他照顧。等待學校搬遷後再到南平續學。由於二哥的這個主張，我的學業才沒有中斷。

福建省政府不久也由福州遷到永安。二哥和二嫂王秀椒是在永安結婚的。永安

和南平之間只有二、三個小時的汽車路程。我在南平讀高中的三年，寒暑假總會安排到永安去看二哥嫂，同時也是我補充營養的好機會。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參加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進入當時遷到福建長汀的國立廈門大學機電系。二哥於一九四二年初奉調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然後參加國家總動員會議工作。二嫂隨後不久也去了重慶。我們這一分別，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才再見面。

### 妥善安排避開浩劫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二哥是第一批到臺灣去的政府官吏。他擔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的主任秘書。一九四六年，他離開臺灣，應上海直轄市財政局，谷春

帆船長的邀請去擔任專門委員。谷局長是當年有相當崇高聲譽的財金專家。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原本計畫先到上海去探望二哥嫂，然後到臺灣去參加資源委員會工作。到了上海，二哥勸我還是留在上海附近發展的好，我便接受了杭州之江大學（現已併入浙江大學）擔任電機系講師的職位。由於二哥這個安排，我們都避開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的浩劫。

由於當時行政長官陳儀的剛愎自用和處理失當，在台胞心中留下了既深且巨的創傷。臺灣與韓國同受日本侵略而淪為殖民地。我接觸到韓國友人常有排日的心態，企業界也常有和日本人一拼的骨氣。而在臺灣，卻有不少人哈日、媚日。我相信二二八事件和隨後而來的白色恐怖應該是種的惡因。而這些由執政者濫用權力而生的巨創要到何時才能平復！至於二哥何以留在臺灣僅僅一年，便又離開，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

永懷宜武二哥

杭州與上海之間，交通十分方便，我在之江大學時，每月最少一次到上海探望二哥二嫂。到了一九四八年初，我離開之江大學到上海中國航空公司去工作，便住在二哥嫂家中，可以朝夕相見。這年十月

，我在上海和內人陳寅結婚，內人並在財政局附屬單位工作。我們還是住在二哥嫂家中，這是一段相當難得和愉快的團聚。

一九四九年初，父親在壽寧原籍病逝。我們回鄉奔喪。當時，內戰方殷，上海中國航空公司調我到香港或是臺灣去。我選擇了臺灣，當年四、五月間我夫婦侍奉母親並攜同幼妹淑雲到了臺灣。隨後不久，二哥二嫂和二妹淑端也陸續的來了。加上原來已在臺灣的陳必康姐夫和大姐瓊依，我們兄弟姊妹在臺灣共有五個人。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這七年中，母親由二哥嫂、姐夫姐姐和我們三家輪流侍奉，每家一個月。二位妹妹是母親的跟班。雖然當時的物質條件比較差，但是能夠承歡膝下，我們的心中是十分溫馨快樂的。中國航空公司在臺灣的業務沒有多久便因總經理劉敬宜在香港率機投共而被解散了，我便轉到台北工專（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去教書，說到物質條件，現在臺灣的年輕人可能想像不到那時困苦的情形。我們住的工專教職員宿舍是夏熱冬寒的，我

冬天生凍瘡，夏天長癩子，都是痛癢難熬。即便到了一九五六年，大專學校教員的

薪水每月還僅有八百元新臺幣左右，約合美金二十元。而臺灣平均國民生產毛額（GDP）也只有美金一百三十五元，還是相當低度的經濟水準。現在，有人說，日本人在臺灣留下了很好的基礎建設，如電力、交通和普及的教育等，這也的確是實情，但是臺灣經濟的起飛，一九五六年還不見端倪，經濟起飛是以後三十餘年，兩位蔣總統率領一批有能力、有操守的技術官員們打拚出來的。

### 兄弟相繼赴美深造

在我的記憶中，想到這個時代的臺灣，心裡卻總是暖洋洋的。我們的三個男孩子都是這個時期在臺灣出生的。老大邦儀生在臺南；老二邦建、老三邦信都生在臺北。最高興的是一九五〇年，外甥陳涵、姪女邦聲和邦建同年出生，母親感到特別的快樂。

一九五五年，我感到自己的學識相當有限，想到美國去深造，母親、二哥和內人都十分贊成，便去申請美國加州史坦福大學的入學許可和參加當年的留學考試。史坦福大學是我在廈門大學恩師薩本棟校長的母校，當時擔任史大工學院長的特門

中博士 (Fred Ternan) 和史基林博士 (Hugh Skilling) 是薩師在史大前後班的同學，交情很好。薩師已於一九四九年英年早逝，我靠著他的餘蔭獲得了史大的入學許可，一個不需要做事的獎學金 (Fellowship) 和一個助教獎學金 (Assistantship)。我於一九五六年初成行，入學後，除開一切費用，每月還可以匯回八十美元回臺養家，是我在工專薪水的四倍。

特門博士是世界聞名的「矽谷之父」，由於他的倡導和史大的密切投入，使得加州舊金山以南的半島由原先的農業經濟，迅速的發展成為全世界高科技企業的鰲頭重鎮，也成為我們以後創辦新竹科學園區仿效的標竿。

一九五七年，我獲得史坦福大學電機系碩士學位，便到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波音公司去工作，安排接眷來美。內人帶著三個男孩子於一九五八年春天到了西雅圖。在臺灣，侍奉母親便改由兩家輪流了。為此我要特別謝謝二哥二嫂和姐夫姐姐。一九五九年二妹淑端也到美國來，在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深造。

我在波音公司工作，公司讓我到華大電機系選課，一九五九年秋又給了我獎學

金，回到史坦福大學，於一九六一年春天獲得史坦福大學電機系博士學位，便留在史大繼續微波方面的研究工作和擔任菲爾采特 (Farchild) 半導體公司研發部門的顧問。研發部門由摩爾博士 (Gordon Moore) 負責。摩爾定律幾十年來準確的預測積體電路的發展。後來，他和諾意斯博士 (Bob Noyce) 離開菲爾采特 (Farchild)，創設英特爾 (INTEL) 公司，進而執世界半導體業之牛耳，那是高科技企業界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矽谷傳奇了。

二哥是於一九六〇年，僑務委員會第三處處長任內奉派來美深造，他也到西雅圖華大研究經濟開發與國際貿易。一九六〇年底，我們請二哥和淑端到加州來一起去度假。挑選了洛杉磯、胡佛水壩 (Hoover Dam) 和大峽谷 (Grand Canyon) 等幾個名勝旅遊點。那個時代沒有用電腦查詢當地氣候、預定旅館這一套，用的還是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老辦法。傍晚時，開車到了洛杉磯，突然間濃霧四合，有一段路，我是把車門打開，看著路上的白線向前開的。找到汽車旅館 (Motel)，不敢再去找餐廳，只在附近雜貨店買了食品再問路回旅館。最後問的是一家自動洗

衣店，店裡人告訴我，旅館就在隔壁。這種濃霧是我平生絕無僅有碰到的一次。

在胡佛水壩和拉斯維加斯 (Las Vegas) 都玩得很好，去大峽谷因為不是熱鬧季節 (off season)，遊人很少，但是我們一家人還是玩得很開心。回程到貝克菲德 (Bakerfield) 城，碰到聖誕節，找不到開張的餐廳，只好又到雜貨店買食品充飢。在美國，每年都會安排去度假。但是只有這一次，其實是選錯了時間的旅遊，印象最為深刻。想到開著車門看地下白線開車，和到了旅館隔壁還在問路的情形，還是歷歷如新的。

一九六一年二哥來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蒐集論文資料。我們每天一起從家裡到學校去，下午下班後再一起回家。一九六二年初，二哥結束學業回台，隨即升任為僑委會副委員長。

一九六二年底，由於電腦企業蓬勃的發展，我決定到紐約州 IBM 公司工作。東行之前，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先回臺灣探親。母親患高血壓病，多年來一直由心臟病專家朱仰高醫師診治。我假期過後，回到加州，和內人帶著四個孩子（最小的一個

孩子是女兒，琳達，在西雅圖出生）於一九六三年二月到紐約E-Z公司上班，我們還住在旅館裡，噩耗傳來，母親已中風昏迷，瞬即仙逝了。距離我由臺灣回美拜別母親不過二個星期左右，從此天人永隔，這是我心中永遠的痛！我們兄弟姊妹當時對心臟病所知實在太少。朱醫師也只是用藥品控制這個高血壓「定時炸彈」，沒有在食物方面、適度運動方面來加以配合。假使配合了，是否可讓母親多活幾年？我們也是永遠不會知道的了。我每次回臺，到陽明山母親墓園上香祭拜，想著想著，總是流淚不已！

母親是外祖父的次女。外祖父林棟號隆山，是滿清光緒年間的進士，任官戶部郎中，保送御史。入民國後，任國會議員。

在那個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母親和姨母們都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但是她幼承家教，待人處事總是遵循儒家傳統文化忠恕之道的規範。她慈祥寬厚，樂善好施。孝順翁姑，融合妯娌。對子女身教言教，極少疾言厲色，使我們兄弟姊妹們都知道潔身自愛，努力向上。希望所作所為不會辜負父母親對我們的期許。

### 鼓勵回臺奉獻所學

一九七四—七五年度，國立臺灣大學邀約我回臺擔任一年的遠東講座教授。我和二哥商量，認為可以替國家做點事，也多一些兄弟團聚機會，便向E-Z公司申請休假一年，於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和內人帶著小女兒回到臺灣來，租住在忠孝東路和二哥嫂住處十分接近的巷子裡。在臺大電機系開的是微處理機（Microprocessor）的設計和應用等課程。微處理機是處理資料的神經中樞，至於微電腦、個人電腦等名稱，那是好幾年以後才定名的。當時的

國家科學委員會徐主任委員賢修商得臺大同意，我便又擔任了國科會的顧問，協助他推動國科會首創的「大型計畫」來訓練科技人才。以後，我每年假期總會回到臺灣來推動大型計畫和協助徐主委有關科學工業園區的策劃工作。

一九七九年春，國科會主辦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徐主委要我回來負責園區的策劃和創建。以國科會講座教授名義兼國科會副主任委員和園區籌備處主任，隨後擔任管理局首任局長，這將是長期投入的一個工作和責任。以前用的向E-Z請假的方式已不可用。當時的E-Z公司如日中天，連續數年都是世界各公司總市場資本（Market Capital）的榜首。總市場資本是投資大眾對一家公司經營業績的信心指標，而當年員工提前離開E-Z公司的情形是很少見的。我覺得能為這個非常重要的計畫，從高科技企業的發展來促進臺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投入心力十分值得做，二哥也鼓勵我回來。我和內人便於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月間離開E-Z回到臺灣來。

### 宏瞻睿智慎思密慮

在臺灣前後十四年（一九七九—一九九三）我和二哥常常見面。我在園區的工作和以往在E-Z做研發工作，和在國科會推動人才培訓的大型計畫十分不同，接觸面不再限於學術界和科技界的人士。我向二哥請教面對不同背景，不同想法的人的待人處事之道，二哥給我的忠告是建立制度，堅持原則和開誠布公。他也不止一次的告訴我，當處理事務有困難或迷惑時，一切要按照道理來做。我想這個道理便是我們讀書人有所為，有所不為的風格。二哥宏瞻睿智，慎思密慮，他的忠告是我在臺灣做事所奉行不渝的。

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們在海峽兩岸的兄弟姊妹八人在洛杉磯團聚，加上我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總共有二十多人。二哥身體已不大好，但還是決定來了。這是一次難得的大團聚。唯一可惜的，是我們同胞十人中，大哥宜禹、三哥宜莊早已去世無緣參加。幼弟宜怡、三妹淑娟、四妹淑靜從大陸來，但他們和大哥的後裔很多在大陸的沒有能來，不然人數就不止二十多人了。這次大團聚，總共兩個多星期。二哥雖然有時感到疲倦，但是我們相信他對兄弟姊妹們閒話家常是十分高興的。

二哥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臺灣的工作，有(1)在僑委會時的凝聚世界華僑對中華民國的向心力和引導東南亞華僑來臺投資中小企業，(2)建立世華銀行的管理制度和輝煌經營業績，成為臺灣民營銀行的標竿，(3)在國大秘書長任內協助完成中華民國民主化的蹣跚起步（彭明敏先生在加州灣區用幼稚圖程度來形容臺灣的民主）。

我在一九七九—一九九三）十四年間的主要工作，也有(1)在國科會時對科技人才的培訓，(2)新竹科學園區時的建立制度，引進高科技企業和延攬海外菁英，(3)在資訊工業策進會協助政府機構資訊化，

與IBM公司合作，提升臺灣軟體科技的水準，以及與軟體協會合作促進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的建立等。我們兄弟對臺灣的經濟起飛都能有所貢獻。見面時，談到這些成果，我們總是感到有幸參與的快樂。

可惜，九十年代開始，政治鬥爭不斷，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更由於政治掛帥，發展經濟逐漸變成口惠而靠邊站，臺灣經濟便逐漸衰退。二〇〇二年二月間，行政院主計處的預測是臺灣每人平均GNP已連續兩年下降，二〇〇一年降到美金一二、七五六元，退到一九九五年的水準（一九九七年已達美金一萬四千元）。預測的數字與年底時實際的數字或許會有些出入；但是，大家財產的縮水和失業率的持續上升卻是明顯的事實。

### 光明磊落打完一仗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回到加州定居後，每年最少一次到臺灣去看二哥嫂和到陽明山祭墓。看到經濟衰退的情形，心裡總要感到惋惜和無奈。二哥口裡不說，但是我想他的心情大概和我差不多。我們兄弟晤談家常，便很少談到這些不愉快的題材。

二〇〇二年二月初，讀到有關芬蘭的報導卻又引發了我不少的遐思和幻想。芬蘭只有五百二十萬人口，而且長年冰雪酷寒，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報告，芬蘭除了經濟競爭力全球第一，環境健康也佔了世界首席。芬蘭總理里波能說他們的秘訣是大量投資於培育人才和發展科技以及建設一個包容開放的社會。他們做的和我們八十年代在臺灣做的幾乎是一樣的！

我們在籌建新竹園區時，用矽谷作為仿效的標竿，矽谷的成功主要靠兩項能力，一是高科技企業精密產品製造的能力，二是不斷推陳出新的創新能力。新竹園區十年五億美元投資計畫是先從快速追隨者階段（Quick Follower Stage），把矽谷的製造能力學到。第二個十年便是培育源頭活水的創新階段（Innovation Stage）了。

八十年代初期，創新階段準備的工作已經開始，一條路是由政府選派博士生到美國大公司和大學做博士論文，留下研究，然後回來投入創新行列。另一條路，中研院院士傅京蓀博士已決定接任交大微電子卓越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主任的職位。他安排與美國好幾個大學合作，讓交大

的博士生出國深造。不幸傅博士在回臺前夕，心臟病突發逝世，他的計劃便延緩下來了。

我幻想如果在一九九〇年，我們就認真於創新階段的推動，那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將會更接近芬蘭的情形。如果做到，臺灣人民走到國外，就會豪情勝於悲情了。

現在政府時常在喊拼經濟，實際上是拼選舉，政黨政治拼選舉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如果容我打個比方，拼選舉就像一臺連續劇，導演也可以兼主角，有動人的臺詞和適合觀眾智識水準的劇情，演

得比其他兩三臺好些，便會贏了。

至於拼經濟，難度要高得多，拼經濟就好像戰爭，必需要有一個知己知彼的統帥，率領幾個有良將、精兵能單獨作戰的大兵團，有優良的武器，準確的情報和選擇有利於己的方式、時間、地點來作戰，才有贏的機會。

但是，我相信搞政治畢竟是以為人民謀福祉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標。我總認為今後十年、二十年是兩岸中國人百年難得一遇的好機會。如果領袖們都能大公無私，努力發展經濟，使大家都能生活得更

自由、更民主、更富裕和更有尊嚴，那就定能青史留名，成為偉大的領袖了！

最後，我想說的是：二哥，您這一生已打完一個美好的仗。您謹守儒家文化精華的規範，以誠信篤敬，待人處事，進退出處之間，光明磊落。您對母親純孝的身教，已在您的子女和孫兒女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會全心全力侍奉您最放心不下的二嫂。我們弟妹們都以有您這樣的一個哥哥為榮和作為楷模。二哥，請放心安息吧！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廿九日二哥逝世周年)

中外文庫  
之三十四

# 鐵血精忠傳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叁百伍拾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甚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  
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  
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  
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  
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勳  
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  
書局帳戶